



浮生夜

FUSHENG
YONGYE

齐木卡卡西为您奉上最虐情的春日飨宴

《男生女生》银版三二年火热连载
都市青春偶像小说 心追随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吉林出版集团

齐木卡卡西◎著

黑夜之中
你是我此生唯一的光芒

如果全世界都不许我们在一起
你是不顾一切地相信梦想
还是在最远的地方，静静观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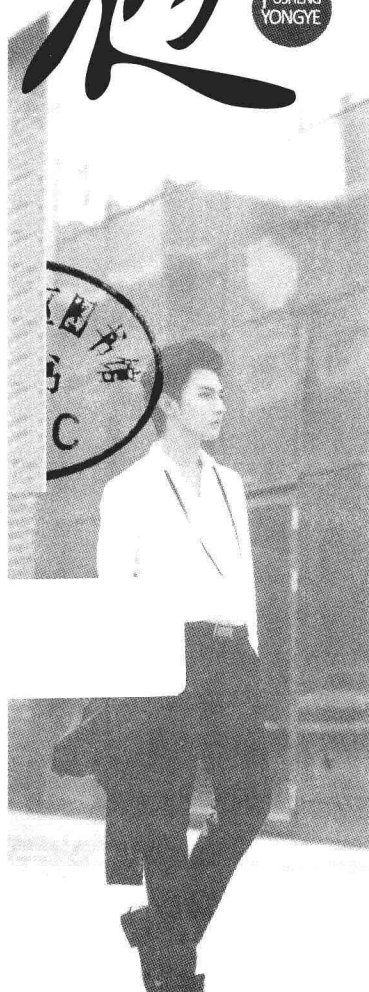
这个故事很悲伤，你有没有勇气欣赏
与其笑着流泪，不如哭泣着前进

他们都要一个好点的结局
可是，爱多销魂就多伤

浮生夜

齐木卡卡西 著

FUSHENG
YONGYE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春风文艺出版社

· 沈阳 ·

© 齐木卡卡西 2013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浮生永夜 / 齐木卡卡西著. — 沈阳: 春风文艺出版社, 2013.4

ISBN 978-7-5313-4395-0

I. ①浮… II. ①齐…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00045号

浮生永夜

责任编辑 崔 丹

责任校对 张 斌

封面设计  刘子杨

版式设计 刘子杨

幅面尺寸 165mm × 235mm

字 数 236千字

印 张 15

版 次 2013年4月第1版

印 次 2013年4月第1次

出版发行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春风文艺出版社

地 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5号

邮 编 110003

网 址 www.chinachunfeng.net

购书热线 024-23284402

印 刷 北京建泰印刷有限公司

ISBN 978-7-5313-4395-0

定价: 24.00 元

常年法律顾问: 陈 光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24-23284391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编辑部联系调换。联系电话: 0451-53602171



c o n t e n t s

目 录

第一章	1
第二章	9
第三章	16
第四章	23
第五章	31
第六章	40
第七章	49
第八章	58
第九章	67
第十章	78
第十一章	89
第十二章	101
第十三章	109
第十四章	119



c o n t e n t s

目 录

第十五章	131
第十六章	143
第十七章	152
第十八章	164
第十九章	171
第二十章	176
第二十一章	184
第二十二章	187
第二十三章	194
第二十四章	202
第二十五章	210
番外 不系之舟	215
番外 阿姆斯特丹的重逢	224
后记	229



第一章

初夏，入夜的江边水汽迷蒙，长风万里。波光倒映出两岸五颜六色的霓虹，星星点点地折射上岸，与银白的月光交相辉映。熙来攘往的人们都穿得单薄，风吹得衣服鼓起来，像一只只振翅欲飞的鸟儿。

在三五成群的鸟儿中，穿梭着一只花里胡哨的金毛犬。它的脑门上别了朵红艳艳的羽毛头花，身上披了件白色蕾丝带流苏边小马甲，毛茸茸的大尾巴伴随着肥胖身躯的节奏一甩一甩，正睁大眼睛哈着长舌头拼命卖萌，将一波又一波的女生萌得娇喘连连，然后不由自主地跟着它走向江边的地摊。

紫色的绒缎上林林总总摆着许多美丽的小东西，欧美原单的蓬蓬裙和连体裤，巴洛克宫廷风的项链、戒指和手镯，日系的碎花打底衫和蕾丝小马甲，韩国田园风的方巾和头饰，暧昧的橘色路灯将它们档次原地拔高了好几级，使得它们不像地摊货了，而像——被呛口小辣椒演绎过的地摊货。

地摊货上都标好了价格以及“外贸原单，恕不还价”的字样，地摊的主人——也就是我——长发飘飘，神情淡漠，身着碎花长裙，脚踏白色布鞋，十分有情调地靠在离地摊大约一点五米远的路灯下，捧着一本书看，对地摊上发生的一切事情充耳不闻，书的封面上依稀可辨“素年锦时”四个字，以进一步赤裸裸地彰显清高孤傲的文艺女青年形象。

非人类的拉客小弟，华丽的辣椒款衣饰，自由的挑选空间，以及苦逼的老板娘，营造出了一个强大得接近诡异的气场——经过我多年的实战演练，这种营销

方式是最有效的，我能花费最少的时间和口水，赚到最多的银子。

但世界上所有美丽事物背后的真相都是血淋淋的——衣服首饰其实是从地下商场淘来的瑕疵版，我穿碎花长裙是因为牛仔裤没干，《素年锦时》的封皮下面是一本插画版《金瓶梅》，而牛肉——牛肉就是那只四处卖萌兼卖笑的金毛犬——的羽毛头花和蕾丝马甲纯粹是张不结实的羊皮，如果有人敢不把钱放进它挂在脖子上的小藤篮里就把东西拿走的话，哼哼，它会瞬间甩掉红艳艳的头花，暴露出狰狞的真面目，将它锋利的牙齿深深扎进坏人的裙摆或者裤腿里，就算让对方的内裤呼吸到江边的新鲜空气也不会善罢甘休。

牛肉卖东西卖得相当顺利，不到八点半，它脖子上的藤篮里已经堆积了各色钞票若干，而我也在偷偷监视的间隙将《金瓶梅》温习到了潘金莲醉闹葡萄架，总而言之，这个美妙的夜晚十分之圆满……如果隔壁卖风灯的大妈不突然惊叫一声“城管来了！撤呀！”的话。

我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将《金瓶梅》朝地摊上一甩，牵起绒缎的四个角利落落地打包，这个时候牛肉也已经奔回了我身边，在同行们手忙脚乱的骚动中兴奋得浑身乱扭，汪汪叫个不停，我一把抓干净藤篮里的钱，抱住它狠亲了一口，“干得好宝贝！今晚给你买两根烤肠！”

牛肉斜顶着那朵火红的头花，睁着无辜的黑眼睛默默地看着我，不出声。

我一咬牙，猛地比出三只手指：“好吧，三根！”

它终于欢呼雀跃起来，一头将我拱翻在地，而敬爱的城管叔叔们已经乘着夜色悄悄包抄了过来，离我们仅有数丈之遥。

我一个鲤鱼打挺跳起来，碎花长裙实在碍事，我抓起裙摆在膝盖上方打了个结，背起包袱便往江堤下面冲去，牛肉那货一向人来疯，驰骋得比谁都凶，谁料驰着驰着，那件妖艳的蕾丝小马甲把它的腿绊住了，只见一个巨大的金黄色毛球骨碌碌滚进了江堤下的芦苇丛里，将躲在里面的数对鸳鸯惊得惨叫连连一哄而散。

我憋住笑追着它跑去，身后突然有人大声喊道：“前面那位姑娘，你的裤子掉了！裤子掉了哟！”

我环顾周围，一起鸟兽散的都是芳龄五十左右的大叔，连大妈都没一个，难道，那个掉了裤子的姑娘，居然是我？但我明明穿的是裙子呀。

我环顾大叔们的时候，大叔们也在环顾我，然后，在这混乱的时刻，他们齐刷刷地看着我，哄的一声大笑起来。

大叔们的笑声虽然猥琐，但盛情难却，我红了红脸，一边跑一边抽搐着回头看去，昏黄的光影中，城管叔叔们的正前方，有人挥舞着一条豹纹打底裤拼命朝我招手，原来是从我包袱里掉出去的，进价都要二十三块呢，够给牛肉买二十三根烤肠了。我正在回去拿与继续跑之间苦苦挣扎，冷不丁脚下一滑，顿时直直沿着牛肉的路线往下滚去，幸好江堤是松软的草地，我又将头狠狠扎进了装满衣服的包袱里，因此除了小心脏扑腾扑腾跳得有些厉害之外，其他器官倒没什么大碍。

顺利到达芦苇丛之后，我刚把头从包袱里拔出来，耳畔便响起一个调皮的声音，正是说我裤子掉了的那位仁兄：“啊哈，终于追上你了！”

芦苇丛里黑灯瞎火的也看不清对方长什么样子，只见一双眼睛映着对岸的灯火，晃得人十分眼晕，我正准备接过他手中那条打底裤，城管叔叔们已经杀到了。脚下的包袱里，可是我的全副身家呀，怎么办？说时迟那时快，我一把将那人抓过来，左手托住他的腰，右手捂住他的嘴，然后踮起脚，深情地吻上了……自己的右手背。

电影拍摄中有个说法叫“借位”，我此刻用到的正是这种高超的艺术表现手法。

我怀中的人或许是被吓呆了，挣扎了几下之后乖乖地不再动弹，任由我上下其手。从我身后那个角度来看，这情景别提有多香艳旖旎血脉贲张。

追上来的人马沉寂了许久之后，有人小声道：“这究竟是个什么世道，辣手摧花居然成了姑娘的事了。”

另外一个声音叹道：“老大，你就别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了，咱还是快点儿多抓住几个，捞点儿银子，也请个姑娘来摧吧。”

第三个人热烈地响应道：“你说得没错！快追吧。”



等这群热爱生活热爱姑娘的城管叔叔彻底消失踪迹以后，我才意犹未尽地放开怀中饱受摧残的娇花，讪讪地说道：“情势所逼，情势所逼，冒犯了哈！”

江边的夜非常寂静，对面的人一声也没吭，我心里渐渐有些发毛了，既怕他痛哭失声大叫非礼惹来围观，又怕他死缠烂打要求我对他负责，悄悄抱起脚下的包袱，我慢慢往芦苇丛外面退，皮笑肉不笑地指着他手中的豹纹打底裤道：“这个就送给你吧，多谢你刚才帮忙解围！”

说话稳住他的同时，我的右脚后跟已经到达了安全区域，正待拔腿狂奔逃离这是非之地，芦苇丛里突然窸窸窣窣一阵响，而后有一团庞然大物哼哼唧唧挣扎出来，冲到对面那人的脚下，嗅着他的裤脚欢快地绕起圈子来。

光听那声音就知道是牛肉，难道它把鼻子摔坏了？居然错把他乡当故乡！真是白养它这么多年！

我气急败坏地大吼了一声：“牛肉！给我死过来！”

牛肉置若罔闻，继续欢乐地绕圈子，倒是沉默了许久的娇花试探性地开了口：“你是……苏芒？”

糟糕，莫非我非礼半天，结果非礼了一个熟人？如果他是班上的四大恐龙之一，那我“玉面罗刹”的江湖地位还如何维持得下去！

我虎躯一震，心底一沉，暗暗捏紧右手，冷冷道：“你究竟是谁？”

哼哼，如果他敢报出四大恐龙之中的任何一个名字，我立马一个右勾拳打得他间歇性失忆！

啪的一声，滑盖手机发出的蓝光照亮了一张妖孽得让我心搏骤停的脸，他淡淡挑了挑眉，微翘了唇角，绽放出流莺的招牌笑容：“你说我是谁？”

巨大的喜悦瞬间起搏了被美色电停的心跳，我一掌拍得他退了好几米远，尖叫道：“原来是烧饼哥啊！真是人生何处不相逢啊！”

江边的芦苇丛里风清月明，我和烧饼分别拎着一个巨大的包袱和一条豹纹打底裤手拉着手往堤岸上走去，牛肉哼哼唧唧跟在他后面撒娇，气氛一派安宁祥和。

就着江堤上的路灯光，我睁大眼睛将烧饼从上到下扫描了一遍。三年不见，

他出落得越发惹人流口水了，狭长的凤目明晃晃，脸部轮廓锋利如刀，薄薄的嘴唇不动声色又暗藏春意，肆无忌惮地诱惑着普天之下的女性朋友，唯一遗憾的是，他穿着米色休闲长裤，黑衬衫又一直扣到了领口，让人无法直观了解到他究竟有几块胸肌。

我这么寻思着，嘴里就忍不住说了出来：“啧啧，你这也太不敬业了，居然穿这么多！人家夜店里穿的可都是透视装，逢年过节还奉送苏格兰裙装走秀。”

烧饼蹲下来，拼命蹂躏着牛肉的长毛，满脸严肃：“哥从来都是靠脸吃饭的，卖笑不卖身，要穿那么暴露吗？牛肉你说的是吧？”

他把脸凑上去，牛肉哈着长舌头看了两秒钟，毫不客气地舔了一大口。

他气急败坏，抄起手中的豹纹打底裤擦干满脸的口水，咬牙切齿道：“初吻就这样被夺走了！你们要负责！”

我憋笑憋得十分辛苦：“行，开个价吧！”

烧饼的肚子识时务地叫了起来，他恨恨地扫了一眼我，又扫了一眼牛肉，抬手指向沿江大道对面的香辣鱼府：“贱卖算了！一个鲫鱼火锅吧，加双份酸菜和豆腐。”

不喜欢吃鱼的狗不是好牛肉，我和室友们以前带牛肉去过几次，它对我们吃剩的鱼头鱼骨十分着迷，平时有事没事有意无意总试图将我往那边领，无奈奸计从未得逞。这次烧饼哥手势刚起，它便兴奋得接近癫狂状态了，呼啦一下将两只前腿攀上他的身体，伸长舌头冲着他的脸又是一口……

烧饼哥从洗手间洗完脸出来，桌上如约出现了两个鲫鱼火锅，四份酸菜，四份豆腐，以补偿他那颗千疮百孔的少男之心。牛肉的嘴巴搁在我的白布鞋上，泛滥的哈喇子浸得我今晚都不用洗脚了。

我和他对望了一眼，心照不宣地开始抢捞鱼肚子里少得可怜的几块鱼子。

电视机里狗血言情剧的男猪脚深情款款地凝视着在秋日街头偶遇的女猪脚：“这些年过去了，你还好吗？”

女猪脚以手掩面，泫然欲泣：“没有你的这些年，我一点儿也不好。”

男猪脚情之所至，动容地将楚楚可怜的女猪脚拥入了怀中。

我啪的一声将筷子摔在桌上，义愤填膺地指着烧饼面前满满半碗金黄诱人的鱼子：“你看看别人多么温柔深情，你再看看你，这么久不见，不问过我过得好不好也就算了，还把鱼子全部抢走！你也算个男人！”

烧饼抬起他那张过于妖孽的脸笑了一笑，优雅地喝了一口冰百威：“这还用问吗，牛肉膘肥体壮，还顺应时代潮流长成了不折不扣的伪娘。而你，跑得过城管，调戏得了流氓，要是敢再好一点，普天之下的男性朋友都活不出来了。”

我微微皱了皱眉：“哦，我原以为你只是流莺，没想到还兼职流氓，真是失敬。那你就和牛肉比比看，到底谁更流氓吧。”

我俯下身子，在口水长流的牛肉眼前晃了晃四个手指头，又指了指烧饼哥一尘不染的裤脚，咬牙切齿道：“四根烤肠！”

本已馋得奄奄一息的牛肉立马像打了鸡血一般亢奋，它一口咬住烧饼哥的裤脚往下拉，将对食物的所有热情都倾注了进去。

这一个美妙动人的初夏之夜，香辣鱼府的四号包间里传出了响彻寰宇的惨叫：“哥没有系皮带，而且穿的是丁字裤呀……呀……呀……呀……”

酒逢知己千杯少，这一顿火锅，我就着烧饼哥“谦让”给我的半碗鱼子以及两条鲫鱼的肚皮肉喝了半打罐装百威，烧饼就着四份酸菜和四份豆腐也吃了半打，牛肉则吃到了它梦寐以求的鲫鱼，因此我们两人一狗走出包间的时候，都十分尽兴。

烧饼有点上头了，他将黑衬衫解了两粒扣子，酥胸半露，媚眼如丝，脸上红霞儿飞，将沿途的女顾客和女店员们迷得神魂俱灭。最可怕的是，他脚步踉跄地弯下身子偎依在我肩头做鹌鹑状，嗲声道：“讨厌啦，故意把人家灌醉，不过收费这方面，人家可是算得很清楚的哟。”

我心中暗叫不妙，果不其然，雪亮的灯光下，原本嘈杂的店堂万籁俱寂，那些被他迷倒的女性朋友以及原本在埋头吃饭的男性朋友齐刷刷将目光投到我的脸上，其中的鄙夷愤恨嫉妒等诸多复杂情绪，自是不言而喻。

我的头嗡的一声炸了，慌忙拖起他往店外疾走，包袱掉在地上也顾不得捡，幸好冰雪聪明的牛肉衔着它跟了出来。眼见门口就要到了，我正要松一口气，突

然听到寂静的大堂里一声清脆的筷子响，随即是一个甜腻谄媚的声音：“哎呀，主席，您不忙起身，我去帮您拿过一双吧！”

我寻声望去，正对上两道凛然的目光，那目光的主人长着一张青年才俊的脸，不光美丽，还正气凛然——不是别人，正是我们学校的学生会主席，那满满一桌人，都是他的手下，我甚至依稀仿佛看到了我们院团支书那张十分抽象的脸。

天杀的，他们腐败也该找个高档点的地方呀，法式牛排日本料理什么的，怎么来这种烟熏火燎的火锅店！还偏偏见证了这种历史性的时刻。

美丽的学生会主席没接娇滴滴的小学妹给他拿来的干净筷子，继续那样凛然地盯着我，黑得发蓝的眼睛像口秋天的古井，稍不留神就要将我吞没。

我心里一阵莫名的抽搐，一咬牙，拽着醉醺醺的烧饼冲进了夜色里。

清凉的江风一吹，刚才还不胜酒力媚态万方的黑衣美人一下子清醒了，从我肩头慢条斯理地直起身来，舒服地伸了个懒腰，叹道：“哇，看一眼你刚才那张纠结的老脸，足足增寿十年。爽不可言哪。”

我猛地一脚踹过去，双眼燃起熊熊怒火：“人家虽然不是什么纯情的小萝莉，但也有脸皮的好不好！你信不信我打得你增十年阴寿？！”

烧饼一下跳出去三丈远，委屈地嘟囔道：“谁叫你把鱼子全抢过去了，还把鱼肉都给了牛肉，害我吃了一肚子的酸菜豆腐！”

昏暗的路灯光下，他的表情十分欠揍，眼眸里却仿佛盛满了揉碎的月光，清亮温暖得动人心魄，我心里一静，垂眸笑道：“当年没有道谢，现在勉为其难补一声吧，加上牛肉那份，谢啦！”

他也笑了，明丽万分，恍若夜空中火光乍现：“这话可不是你的台词呀，女金刚同学……嗯，我该走啦，你和牛肉悠着点，少残害无知少男以及纯情女狗，再见！”

他转过身，一边往夜色中走，一边背对着我们挥手道别，漫天星光渔火之中，他亭亭的身影如一枚俊俏的墨兰叶，严严实实遮住了我的眼睛，这一刻我看不到莽苍尘世，只看得到他。



三年前，若不是遇上他，我和牛肉都不会有今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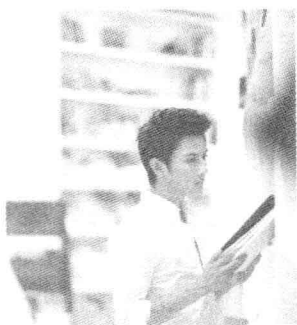
世界上就是因为有他这样的人，萍水相逢，却愿意拔刀相助的人，才会有光、有暖、有花朵、有星空吧。

至少我的世界是这样。

因为有他这样的人存在，我才可以幻想自己所在的不是一个苍白冰冷的世界，而是一个快意恩仇的江湖。

牛肉乖乖地偎在身旁，我目送烧饼的身影彻底融入黑暗里，嘴角再一次不由自主地浮起了笑意。

他曰江湖再见，愿与君共敬往事一杯。



第二章

第二天是星期六，不用上课，再加上头天晚上我逃过了城管，调戏了流氓，还撞上了学生会主席，心力那叫一个交瘁，于是便顺理成章地沐浴着初夏的阳光睡到了十二点。

室友们都上校选课去了，宿舍里很安静，迷迷糊糊中，牛肉在下面拼命刨桌子，我掀开床帘看了一眼，它立马消停了，两只前爪乖乖地扒在书桌上，冰清玉洁地瞪着我，我打了个哈欠，顺手放下床帘，刚钻回被窝，刨桌子的声音又一次撕心裂肺地响起来。唉，真是拿它没办法，像得了幽闭恐惧症一样，迟一点出去放风就折腾得惊天动地。

我换好衣服，慢吞吞地从上铺爬下来，牛肉屁颠屁颠地给我叼来了拖鞋，缺了半边的右耳在阳光中随着尾巴摆动的节奏激动得狠抖了一阵子，然后稍稍平复了心情，缩进自己的狗窝里，趴在南瓜枕上满眼期待地等着我。

我鄙夷地扫了它一眼，踢踏着拖鞋往洗漱间走去，正在这时，寝室门嘭的一声被撞开了，一团耀眼的金黄色火球一般飞驰过来，直直滚进了我的怀里。

这团火球是睡在我对铺的兄弟六月，她作为一名新闻系的“女豹子”，向来以“披露黑暗”作为人生的最高追求，以“特立独行”为生命的终极奥义，但是很遗憾，每个人的现实与信仰总是有那么一丢丢的差距，六月也不例外，新闻专业都已经学到第三年了，她披露得最多的是校园八卦，而“特立独行”也仅仅体现在每月一换的火暴发型。

此刻，她头上倒扣着一碗金黄色的泡面，脸上是打了鸡血的那种涨红，紧紧扣住我的两只手臂，舌头在口腔里猛烈地打着结：“那……那个，这……这……这个，芒芒啊，听说你包……包包包……包养了一个糟老头子。”

从她身后闪出来的绾绾咬了咬嘴唇，怯怯地看着我，全身发冷似的抱紧了手里的课本：“听……听说对方还半身不遂。”

最后进来的是李木子，我们寝室的室花兼我们新传院的院花，她优雅地抬起桃红色的指甲将额前的长发撩到耳后，妩媚地笑道：“我听到的版本怎么跟你们不一样？她们说的是，芒芒被一个神秘的黑衣富婆包养了，而且，扮演的是男性角色。”

蓬头垢面的我木然地看着她们，没有吭声，绾绾和李木子含蓄地倒抽了一口凉气，六月则痛心疾首地猛摇我的肩膀，眼中盛满了绝望，以及熊熊燃烧的八卦之烈焰：“芒芒，芒芒你怎么不说话？难……难道一切都是真的？难道……你真的已经堕落了，还沦陷成了一个拉拉？”

我羞涩地低下头继续沉默了一阵子，然后艰难地开了口：“主要是，我还没来得及刷牙，口气比较重，你们又站得这么近。”

她们慌忙捂着鼻子把我推进了洗漱间：“快点刷完出来交代，不准上厕所耽误时间。”

牛肉远远看着它这群疯狂的干妈，两只耳朵竖了又竖，最终还是没敢跑过来凑热闹。

我嘴上的泡沫还没擦干净，六月就将我拽了出来，两只眼睛灼灼放光：“快说！你昨天晚上到底做了什么伤风败俗的事情，居然可以在群魔乱舞的师大一夜成名！”

我一边拿起湿毛巾擦脸，一边嘟囔道：“就是跟烧饼哥一起吃了个饭，喝了点酒，被校学生会那一帮人看到了。”

绾绾把怀里那堆书放到书桌上，喃喃道：“这很正常呀，怎么会传出那么多奇怪的版本？”

李木子皱起眉头望向我：“你这个蓝颜知己烧饼哥究竟是做什么的呀？不是

很久没见面了吗，怎么又联系上了？”

我抬头望了望天，哦不，天花板：“太有缘分了没办法啊，我昨天摆摊的时候掉了条打底裤，刚好被他捡到了。至于他是做什么的，我还真是从来没弄清楚过。”

李木子若有所思地抬了抬眉：“那他看起来像做什么的？”

我挥舞着手中的湿毛巾，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看起来超像夜店里的牛郎！”是啊，除了夜店，哪里还会出产这么妖孽的男人？经过缜密的思索，我更确定了自己的答案，于是再一次狠狠地点头，“嗯，没错，就是像牛郎。”

“哦，原来如此。”她们恍然大悟般地齐齐感叹了一声，六月的脸涨得更红了，正待追问，却被李木子一声幽幽的叹息给打断了，“芒芒啊，我跟你说过多少次，女人一生只有两次选择命运的机会，一是出生，二是嫁人，你平时从来不跟牛肉以外的雄性生物接触，这次居然肯跟那个什么烧饼哥一起喝酒，不会是看上这种没有前途的男人了吧？”

唉，没办法，亦舒奶奶和晋江小白文共同灌溉出来的女人，思维总是如此畸形而跳跃，我无奈地将湿毛巾甩回毛巾架上，色眯眯地搂住李木子二十四寸的小蛮腰，淫笑道：“我也希望选对一回呀，但我每天不是摆地摊儿就是当服务生，哪里有认识钻石男的机会。要不，你把你家小马哥让给我，让我也改变改变悲惨的命运？”

李木子盘儿亮条儿顺，一双水汪汪的杏眼勾魂摄魄，剗去了师大无数男生的心，许多富家公子哥为了她欲仙欲死，烧钱烧到手抽筋，就连我们班的四大恐龙，都萌生了要去整容以博她一回眸的念头。

原则上来说，用烧钱的方法来追女孩子是比较有效率的，只可惜，李木子小姐看都不屑于看一眼，一是因为，那些富家公子哥全部加起来，也没有她富，这座城市里最大那家房地产公司的董事长姓李，正好是李木子的那个李，我们实验过，随便搭一辆公交车，从始发站到终点站最少都要经过四个她家的楼盘，最夸张的一条线路经过了十个。就因为可以住的房子太多，她爸爸整天夜不归宿，她妈妈动辄去欧洲旅行个一年半载，孤独的小公主为了不至于独守空房，情愿跟我

们挤在不到十五平方米的学生宿舍里。

第二嘛，就是因为这个小马哥了。李木子有一个青梅竹马的情哥哥，据说是一个比网球王子还帅的男人。之所以只能用据说，是因为我们从来没有看见过活的，也从来没有瞻仰过他的照片——李木子害怕我们看了会嫉妒得食不下咽，夜不能寐，她甚至连他的名字都不肯告诉我们——因为害怕我们会百度他的名字从而人肉搜索出他的照片。没有办法，我们只好自行从“青梅竹马”中提炼出一个比较男性化的名字——小马哥作为他的代号。小马哥在全球知名学府麻省理工学院念书，很少回国，通常一到寒暑假，李木子都要换上女仆装，风尘仆仆地飞到西半球去陪吃陪住陪读陪各种。

再过一年小马哥就要学成归来了，那时候李木子也毕了业，就要一起步入婚姻的殿堂，开始他们创造人类的伟大事业了。就因为这个，小公主近来心情特别好，有时候看到那些还在痴情地为她烧钱的富二代，也会赏脸看了一眼了，遇上看着顺眼的，还会勉为其难带上我们去狠狠地宰一顿。那些幸运的富二代为此喜极而泣发粪涂墙，也不狼嚎了，也不酗酒了，也不飙车了，缺课也不缺那么勤了，整个师大都风调雨顺了许多。

我一提到小马哥，李木子粉嫩的脸上立刻现出了娇羞的红晕，她嚶一声从我臂弯里挣扎了出去，嗔道：“讨厌啦，就知道笑话人家。不过……”她嫌弃地拍直了我不知不觉驼下来的背，“你要是少穿那些卖不掉的地摊货，好好打扮打扮，再改掉这副德行，其实也很拿得出手的，到时候，我也许可以介绍几个他的同事跟你相亲。”

六月一个猛虎下山拦到了我和李木子的中间，眼珠子都快掉出来了，激动得语无伦次：“那，那我呢？”

缩缩捂着嘴哧哧直笑，李木子惋惜地抓了一把六月的黄毛，叹道：“至于你嘛，去天桥洞里抱把破吉他唱唱大龄文艺女青年之歌就可以了。”

我正要加入调戏六月的阵营，突然感觉到哈伦裤的裤脚以一种势不可当的力道在往下坠，我慌忙低头去扯，才发现牛肉的朱唇贝齿正与裤脚在做亲密接触。这只没有原则没有信仰的冷血狗，就为了放一趟风，居然连深情哺育它的伟大母